

## 第十四回 為辭婚鐘禍邊庭

詩曰：

姻緣富貴本由天，何事奸謀強欲連。  
靈鵲原非鳩鳥伴，山雞豈入鳳群翩。  
多才自古多情鐘，忌士由來忌用賢。  
誰料花皇自有主，一番風雨一番鮮。

且說柳友梅探花及第，瓊林宴後便要謁見相公，也不免就要到嚴府裏去。這一日去謁嚴相公，嚴相公留茶。因見柳友梅一表人才，美如冠玉，又是簇新一個探花欽賜翰林學士，嚴相公便有了心。相見後，坐罷便問道：“原來賢契如此青年。”柳友梅道：“不敢，門生今年二十有一。”嚴相公道：“前看序齒錄上，見賢契尚未授室，何也？”柳友梅道：“門生因先京兆早亡，幼孤無力，因此遲晚。”嚴相公道：“原來如此，如今再遲不得了。我尚記得令先尊在京時，與老夫朝夕盤桓，情意最密，祇不曉得有賢契這等美才，不日奏過聖上，老夫當執斧柯。”柳友梅道：“這個何敢勞老太師。”喫了三道茶，柳友梅就辭謝出來。

原來嚴相公有一內侄女，就是要託趙文華昔日在山陰縣尋親的，至今未配，那時已嗣在嚴相公身邊。因見柳友梅少年及第，人物風流，便就注意於他，故此留茶詢問。知他尚未取親，不勝歡喜，明日就託趙文華說親。趙文華此時已驟陞至通政司了。趙文華領了嚴府之命，安敢怠慢，隨即來見柳友梅。二人敘了些寒溫客套，趙文華便開口道：“嚴老太師有一內侄女，今已嗣在太師身邊，勝似已出，德貌兼全，妝奩富厚。昨老太師見年兄青年甲第，聞知未娶，特託小弟作伐，意欲締結朱陳之好，此乃老太師盛意，年兄大喜，使弟得執斧柯，不勝榮幸！”柳友梅道：“蒙老太師盛意，趙老先生美情，本不當辭，祇是晚弟已曾定過雪景川之女，雖未行聘，然已約為婚姻，不好另就。”趙文華道：“雪景川之女尚未可必，如今嚴太師當朝一品，誰不欽仰，況他美意諄諄，眼前便是，如何辭得！”柳友梅道：“雪公之女，久已有約，況他為著小弟受了多少風波，背之不仁，不敢從命。嚴太師盛意，萬望老先生為晚弟委曲善辭。”趙文華見話不入門，搖著頭，皺著眉，冷笑道：“辭亦何難，祇恐拂了老太師的意，不肯就是這樣罷的，親事不成，便有許多不便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若說做官，自有官評，這婚姻事卻萬難領教。”趙文華道：“祇怕還該三思，不要拂了太師的意纔好。”柳友梅道：“他事尚可通融，這婚姻乃人倫紀法所關，既已有求，豈容再就。祇求趙老先生在太師面前多方復之。”

趙文華見柳友梅再三不允，別了柳友梅，回到嚴府。將柳友梅之言一一說了。嚴相公聽說就是雪景川之女，便道：“雪景川之女素有才貌，去歲張、劉二生到我門下時，盛稱他二女姿容絕世，才思無雙，祇是雪老執拗，不肯輕易嫁人，原來就與柳友梅約為婚姻。祇是我如今一個相國的女與他作伐，也不算辱沒了他，為何就回絕了我，可好無理！”趙文華忙打一恭道：“老太師請息怒，或者嫌卑職人微言輕，不足取信，另遣一媒去說，他或肯從，也未可知。”嚴相公道：“賢契尚不肯聽，別人焉足取信。我曉得他依仗新探花的勢，看不上老夫，我祇叫他探花的帽可戴得成！”趙文華道：“老太師且不要著惱，前聞老太師門下中書劉有美與他頗有舊誼，老太師若遣他去說，必一說即從。”嚴相公想一想道：“也罷，待老夫先盡了他。”就著堂後官去請劉中書來。

原來劉有美得借嚴府的力，也謀做了一個中書。這日聞知太師來請，忙到嚴府伺候。堂後官通報，劉有美進見，匍匐階下，連忙打恭問道：“老太師呼喚有何吩咐？”嚴相公道：“就是新科的柳探花，老夫有一內侄女意欲招他為婿，昨曾託趙通政為媒去說，他卻以定過雪景川之女來推託，聞他與賢契有舊，特此相煩。”劉有美道：“難得老太師這樣盛意，柳探花既得為師門桃李，今復乘相府鸞鳳，又何幸至此！”嚴相公歎道：“賢契如此說，他偏看不上老夫，前日竟把老夫回絕。我也罷了，祇我想來，我一堂堂相府，要招一東坦也不可得，豈不遺笑於人？何以把握朝綱！為此，再煩賢契通達愚意。他若肯時，老夫自然俯從，他若不肯，也悉憑他。祇是叫他不要錯認了主意。”劉有美忙打一恭道：“待中書委曲去說，以利害說之，不怕他不從。”

遂別了嚴公，尋到柳友梅公寓，長班將名帖傳進，柳友梅曉得是劉有美，心下想道：“一定此來，又為嚴府作說客了。”忙出迎接，二人喜笑相迎。

見禮畢，劉有美道：“兩年契闊，小弟無日不思，今幸相逢，然咫尺有雲泥之隔了，不勝慶幸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聞兄一向在嚴府中，小弟入京便欲來訪，但侯門似海，拜見無從。前日奉謁太師，又不好造次相詢，惆悵至今。今幸遙臨，曷勝快慰！”劉有美道：“吾兄致身青雲，真個喜從天降，今又有一大喜，小弟一來奉拜，一來就奉賀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有何喜事？”劉有美道：“嚴太師願以令媛相抵，豈非大喜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姻緣自是喜事，祇是小弟已曾與雪景川、梅道宏二公處約為婚姻，是吾兄所深知的，理無再就。昨蒙令尊師趙老先生見諭，小弟已力辭過，何得又勞吾兄？”劉有美道：“梅、雪二處，終不比嚴太師這樣富貴。他官居宰輔，執掌朝綱，生殺予奪，一出其手。吾兄得為東坦，難道不勝似梅、雪二處的姻緣麼？況且是太師有意相求，像小弟輩求之亦不可得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弟生平於功名富貴實實看得澹，斷不以窮達而移其志。至於婚姻有約，乃人倫紀綱所關，亦豈敢以始終而貳其心。況小弟於梅、雪二處的姻緣已不知受了多少風波，現今雪公尚為小弟受無故之禍，小弟何忍背之！”劉有美聽說到此，不覺打著心事紅了臉，祇得又勉強說道：“吾兄堅執不從，也難相強，祇恐觸怒於嚴太師，有所不便耳。”柳友梅道：“禍福自有天命，小弟斷不以利害而易初心。”劉有美笑笑道：“兄翁真鐘情人，小弟多言，倒是小弟得罪了。”說畢，二人遂相別去。

到次日，柳友梅就來回拜劉有美。劉有美又勸道：“兄翁於梅、雪二公的婚姻，雖然有約，然實未曾行聘，兄翁何執意如此？況今雪公之事，尚未了局，梅公又已故世，如今嚴太師炎炎之勢，舉朝憚服。兄翁若捨嚴府而就梅、雪，是猶捨珠玉而取瓦礫。且拂其意，這倒於雪公身上一發不便，是雪公的事，因婚姻而起，復因婚姻而轉盛了。吾兄還宜三思！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弟愚癡，出於至性，詩不云乎：‘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；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’止小弟與梅、雪二公之謂矣！嚴太師之命，萬難從命，望為轉辭。”劉有美百般的勸誘，柳友梅百般的苦辭。

劉有美祇得回復了嚴相公，將往後的言語一一說了。嚴相公道：“這畜生好無禮！這且由他，我且有處。”正是：

採不得香蜂蝶恨，留春無計燕鶯羞。  
花枝失卻東皇意，雨雨風風那得休。

卻說嚴介溪見不從親事，懷恨在心。恰好遇著邊報緊急，北人遣使來議河朔一事，奉旨要差人往北議和。嚴介溪想一想道：“這畜生不受抬舉，前日他說不以利害易心，專意在梅、雪二處的姻緣，我就叫他翁婿二人不怕利害的去走遭，祇怕那時來求我姻親也就遲了。”算計已定，次日便暗暗將二人名字奏上。旨意下來，將雪景川立功贖罪，加了兵部侍郎的職銜；將柳友梅加了翰林院學士的職銜，充作正副使，奉命往北，共議河朔，兼講和好，限五日內即行，回朝另行陞賞。

旨意一下，早有人報到柳友梅寓所來。柳友梅聞知，心下呆了一呆，暗想道：“這一定嚴嵩陷我了。但我去也罷，如何又陷累我岳父？我翁婿二人一去後，把我梅、雪二處的姻緣不知又如何結局矣。”

正躊躇間，忽報外面竹老爺、楊老爺要見，柳友梅忙出迎接。相見過，竹鳳阿揖也不作完就說道：“有這等事！小弟方纔見報，方曉得吾兄翁婿要出使北庭，這祇是誰人陷害？”楊連城也道：“小弟尚不知，頃間鳳阿兄來，方知有此奇事，祇不知又是哪裏起的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就是嚴府為小弟辭婚一事起的禍端。然日今聖旨既下，即係君命。做臣子的豈可推託。”祇是我岳父暮年，怎當此塞外馳驅之苦，內弟又甚年輕，無人可代，如何是好！”竹鳳阿道：“不要說令岳年高難去，就是吾兄以白面書生，奉使北鄙，良不容易。”楊連城道：“正是。吾兄文士，匹馬馳驅，深入不毛，又況正當暑天將近，酷日炎蒸，胡沙卷地，如何去得！”柳友梅道：“以身許國，死生禍福惟命是從。祇是小弟上有老母，內無弟媳，將尋梅問柳的姻緣空拋撇在天涯，為可惜耳！”言念及此，轉不覺兒女情深，英雄氣短矣。

三人正說間，祇見長班又進來稟道：“雪太老爺、小老爺來了。”柳友梅忙出迎進。雪公先與楊、竹二生見過，然後雪蓮馨、柳友梅一一俱見過了。雪公忙問道：“這風波不知又是那裏起的，又是誰人陷我二人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婿纔與楊、竹二兄說來，此乃嚴府又因小婿辭婚起的。”雪公道：“卻是為何？”柳友梅就將趙文華為媒及劉有美說親的事，一一說了一遍。雪公道：“原來如此！但今已奉皇命，就是朝廷的事了，捐軀赴國本臣子分內的事，亦復何辭。祇是我兒雖已成名，尚屬年幼，二女又遠在故鄉；就是賢婿也上有老母，內無兄弟，此番一去，吾與賢婿匹馬胡沙，尚不知死生何地，未免回首淒然。”言至此，雪公不覺撲簌簌掉下淚來。柳友梅與雪蓮馨亦泫然淚下。竹鳳阿、楊連城亦為之動容悲切。雪蓮馨因含淚說道：“據孩兒想來，爹爹可以年老病辭，柳姐夫亦可以養親告假，何不同上一疏，或者於中猶可挽回。”雪公歎道：“國家有事，若做臣子的如此推託，則朝廷養士何用，生平所學何事！我想漢朝蘇武出使，北廷拘留一十九年，旌毛盡落，鬢髮盡白，方得歸來；宋朝富弼與契丹講和，往返數回，得家書不開，恐亂人意。這多是前賢所為。你為父的雖不才，也讀了一生古人書，做了半世朝廷官，今日奉命北往，豈盡不如前賢，難為臨難退縮，遺笑當世乎？”柳友梅道：“此番一行，風塵勞苦，死生患難，固未可料，然做臣子的，功名事業必不由此一顯。此盤根錯節之所以見利器也！吾人舉動，乃關一生名節，貪生畏死，斷使不得。”竹鳳阿道：“在蓮馨兄身上，愛親心切，故作此不得已之極思；在老年伯及吾兄身上，愛君之心更切，故有此論。君親雖曰不同，忠孝本無二理耳。”楊連城道：“若到日後歸來，功成名遂，君親具慶，忠孝雙全，又可成一段千秋佳話矣。”說罷，雪公隨吩咐雪蓮馨道：“我與你姐夫去後，你便可告假回鄉間。楊兄已選蘇州司李，或順便就同楊年兄歸去，善慰母親，好生安慰二位姐姐，叫他們不必憂煩。我去尚能不辱君命，歸來歡會有期。”柳友梅也就把家中事體，託與楊連城得知，隨吩咐抱琴道：“在老夫人面前，祇說我在京候選，切莫說出使邊庭的事，恐怕驚壞了老夫人。”抱琴領命不題。

次日，雪公與柳友梅翁婿二人就辭了朝，領了刺書，帶了兩個能事家人，把鋪陳行李發在城外館驛中住下。此時京師衙門常規也有公錢的，也有私錢的，亂了幾日。竹鳳阿與楊連城也同設了一席餞行過了。雪公竟同柳友梅往北而去。

卻說雪蓮馨送了父親去後，隨即告假還鄉省母。恰好楊連城選了蘇州府理刑，領了憑要出京，雪蓮馨即著抱琴約了，一同起身下去。竹鳳阿卻授了掛印總兵之職，也往沿邊一路鎮守去了。正是：

摧鋒北陷穹廬去，避禍南遷故土來。

誰為朝廷驅正士，奸人之惡甚於豺。

畢竟柳友梅與雪公如何歸來，與梅、雪二小姐又如何作合，且聽後來分解。